

不可任性

徐慧芬



她面容憔悴,脚步匆匆,拎着菜篮子走在小区路上,都顾不得和熟人打个招呼,家中瘫痪在床的老伴正等着她伺候呢。几年前的一个冬日,她捧着一箱白酒,穿过小区绿地,被几个邻居看到折起,她兴冲冲地说,快过年了,超市正打折呢!邻居们说,你家老头不是中风过吗?怎么还吃白酒啊?她说,现在好了,他要吃就让他吃吧。有邻居就说,好了也要戒酒啊,医生没关照过么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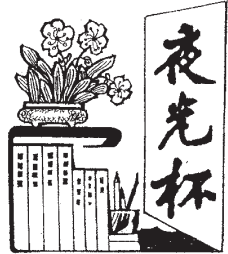
她笑笑,六七十岁的人了,这个不让她吃那个不让喝,多难受呀,随他吧。她走过之后邻居们都摇头:高度白酒,还买了一箱,老头不要吃出毛病哦!果然不幸被言中。春节里某一天,老头再次中风,急送医院,命总算保住了,但人瘫痪了,失语了,几年来瘫在床上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。一时的任性,换来这么大的痛苦!知根底的邻居们望着她的身影,常会叹息一声。

有个成语叫曲突徙薪,来自东汉班固所著的《汉书·霍光传》里一则寓言。有个人到朋友家做客,发现朋友家的灶上砌着一个很直的烟囱,灶旁边还堆放着许多柴草。这人就向主人建议,应该把烟囱改成弯曲的,灶旁也不要堆放柴火,不然的话很容易引起火灾。但是这位主人没理会这个建议。没多久他家果然失火了,周围乡邻赶来扑救,总算把火灭了。他为了感谢众人相助,就设宴招待那些来救火的人,唯独没有请那位曾经规劝他的朋友。有人就对他讲,如果你当初听了你那位朋友的劝告就不会发生这次火灾了。可见听不进别人忠告的任性之人,往往是认知出了问题。

多年前,我曾经去提篮桥监狱参观过。了解到一些服刑人员的生活和工作。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服刑人员给参观者作的演讲,现身说法讲他怎么会从一名海军高级干部一步步蜕变成一个贪污犯。他是脱稿演讲,态度诚恳,条分缕析,有理有据,没有虚言。记得他最后是怎么说的:回想自己所犯下的罪行,最主要是放纵了自己的私欲,我行我素成习惯,现在一失足成千古恨,真是悔之莫及!

有位年轻的母亲告诉我这样一件事。一次他们夫妇俩带着四岁小儿子去喝下午茶。店里各式饮品琳琅满目,她对儿子说,我们一人选一样,你选好了,只能吃一种哦。小儿子点头指着其中一款橙汁说要吃这个。大家入座不久,忽听到转角处有人在叫小儿子,原来是他幼儿园的伙伴。小儿子走过去问那女孩在吃什么,女孩指了指杯子里的椰汁说,我喝这个,这个好吃。于是小儿子转回去,要求妈妈也给他买杯椰汁。做妈妈的没答应,小儿子就开始哭闹了。这时小女孩的妈妈赶了过来,忙说宝贝不哭不哭阿姨给你买……

这位年轻的母亲说,当然不能由着孩子任性。他们赶快带着小孩离开了店,回到家把孩子狠狠地教育了一顿,“我们要让他从小就懂得,讲话要算数,要遵守规则,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”。是啊,有些事,年幼的孩子或许不懂,但大人要懂。俗话说,小洞不补,大洞吃苦。



阅读,常常是一个人。但很多时候,读到兴之所至,心有灵犀,真希望可以志同道合的书友一起,由阅读而共读,继而悦读。

年前,几位校友、书友因书偶聚,在畅聊的同时,都对共读充满希冀,设想是每月一书,每周末晚上8点线上一小时。遂经两轮讨论、一轮投票,成立了“悦读会”,并从近三十本书里精选出了一年12本的共读书单。大家当时的想法至真至简:想办法提高自己的年阅读量。一个人读得快,一群人读得远,哪怕只有个位数的伙伴一起阅读,一年下来至少也能深读12本书。

我们共读的第一本书是火爆的《繁花》。这是一部有鲜明上海特色的地域小说,是一部自20世纪60年代起跨越30多年的小说,处处人间烟火,时时斑斓迷离,在两个时空的叙事轴上频繁交

你听说过吗?一只喜鹊可以在瞬间将一只麻雀的幼雏吃掉。

那天,朋友肖君给我讲她的遭遇时,我们都非常地伤感。肖君一度声音哽咽着说,红孩,真的对不起,我怎么会想到一只喜鹊会将一只小小的麻雀吃掉,它们可都是同类呢!

肖君说的小小的麻雀,指的是刚破壳而出身上长有些许绒毛的幼雏。那时北国的春天刚刚来临,公园里的花草已经渐次转绿花开。周末,肖君独自一人来到家附近的公园散步。公园不是很大,好在人不是很多。在公园的中央,有个亭子,中式建筑,亭子下面有回廊,常有老人在这里闲坐聊天。

这天,公园里遛弯儿的人比平常要少许多。肖君在甬道上走了大半圈,感觉有点微微出汗,便走到亭子间的回廊下休息。她坐下后,习惯性地将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,正当她聚精会神看短视频时,忽然,感觉眼前几米处有个黑乎乎的东西从亭子上面掉下来。定睛一看,只见一只近乎裸体的小麻雀在地上摇晃着身子。肖君抬头望向亭子的屋檐处,发现有个鸟巢,此刻,一只大麻雀正探出头急切地叫着。显然,这只大麻雀是小麻雀的妈妈。肖君抬头望了望那鸟巢,又低头瞅了瞅地面,虽然肖君个子有一米七五,但伸手还是够不到鸟巢。如若可能,她一定会把小麻雀



带叶梨花独送春 (中国画) 龚晓馨

有时候,维系友谊的最好办法是和对方吵一架。

这似乎有悖常规,和朋友吵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,免不了情绪激动、受惊受怕,没有人愿意因吵架而受到伤害。朋友毕竟不是配偶,也不是家人,他们和你是没有血缘关系的,你要考虑到一旦撕破脸皮,和朋友的关系可能就断绝了。

不过也有人说,正视双方发生的龃龉,拿出来和对方交流、沟通,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,了解对方的需求——这样做,双方都不失体面,友谊反而得到了增强。而回避问题,只会使隔阂越来越大,友谊也就不复存在了。

为友谊吵一架

周炳揆

报告刚出来的时候,D就去过W家问候她,W对她说过自己问题不大。但是D还是承认是自己对W关心不够,并向W她可以做什么来予以弥补。W坦率地承认她不能要求D能读懂自己头脑里想的是什么,W之所以感到受到了伤害,正是因为她非常在乎D的友谊。自此以后,两人的关系更亲密了。

当你和朋友的友谊发生问题,心情沮丧是必然的,当你准备为友谊“吵架”时,事先要做点“功课”。首先,避免在情绪激动时和朋友谈,

每周日晚八点开始的共读已成为大家雷打不动的安排。主持人一再强调的“不录屏、不露脸、无回放,一小时自动结束”的原则,也变成了非常愉悦的玩法。好几次,还在分享的人话还没说完,会议已到点结束,于是不吐不快地再在群里收个尾。

周日的晚间一小时,成了大家阅读后分享的一个树洞,安稳又热闹。

回望书单,我们已经按计划共读了《繁花》《埃隆·马斯克传》和《暮色将尽》三本书,“勇气两部曲”也已轻轻地展开。三个月的共读,让更多的书友加入其中,共读的形式也在小步迭代。现在,我们已在一轮四次的共读中又加入了特邀嘉宾分享环节,让每一位书友都

向一只麻雀鞠躬

红孩

交给雀妈妈。这时的肖君,多么渴望此时能有人给她送来一副梯子,即使是一把椅子也好呀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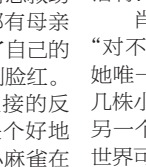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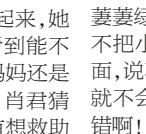
肖君想,平常,公园里总会有人来的,来的人也肯定会到亭子下面歇息的。这亭子不是叫爱晚亭吗?现在,人都哪去了?肖君当然不会知道那雀妈妈发出的声音是什么含义,但作为母亲,她肯定理解另一个母亲孤独无助的痛苦!肖君蹲下,把小麻雀小心的捧在手里,她能感觉到那小家伙的惊慌失措,甚至能听到它的心跳!肖君将小麻雀高高地举起来,她不停地向雀妈妈摇晃,希望雀妈妈看到能不顾一切地飞到她的手上,可是,那雀妈妈还是那样叫着,并没有跳出巢来的意思。肖君猜测,雀妈妈或许怕人,或许根本就没有想救助她孩子的意识?不,决不!天底下哪有母亲不管儿女的死活呢?肖君马上打消了自己的猜测。她甚至有些为自己的猜测感到脸红。

肖君见雀妈妈对小麻雀没有直接的反应,四下看了看,发现路旁的草坪是个好地方,那里阳光充足,空气清新,或许小麻雀在

那上面能够被雀妈妈看到。于是,肖君轻轻地走过去,把小麻雀从手心滑落到草坪上,然后主动退到五六米远的草丛后,她想观察到那只雀妈妈是怎样对它的孩子施救的。可是,等了足有五分钟,她也不见雀妈妈下来,她甚至拍了下巴掌,希望能把雀妈妈催下来,可雀妈妈妈受到惊吓似的,猛地张开翅膀,嗖地一下飞到对面树上,转眼又飞到很远的地方。它似乎下定决心,再也不管它的孩子了。肖君那一刻变得绝望了,她自语道:“雀妈妈怎么能如此绝情呢!”

也就在那一刻,一只喜鹊从一棵柳树上飞下来,它像发现美味一般,一口就把小麻雀吃进嘴里,骇得肖君连喊一声“救命”的机会都没有。喜鹊得意地飞向了大树,肖君看着草坪上的萋萋绿草,她满含眼泪地斥责自己,假如自己不把小麻雀放到草坪上,假如她不在亭子下面,说不定小麻雀就有可能被它妈妈救走,也就不会被喜鹊瞬间吃掉。想来,这都是她的错啊!

肖君特别特别想向小麻雀道歉,说一声“对不起”,可小麻雀已经永远不会听到了。她唯一能做的,就是向小麻雀最后栖息的那几株小草深深地鞠上一躬。那是一个生命向另一个生命的告别,尽管那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可能还不足24小时。



儿童歌曲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,传遍全中国已经五十多年了。词作者金果临,1969年他创作这首儿歌时,受当时英语课本“I Love Peking, I Love Tianmen. (我爱北京,我爱天安门)”的影响,他很快写出了:“我爱北京天安门,天安门上太阳升,太阳光辉照万里,祖国山河处处春!”标题: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,投给了红小兵报社。

金果临的儿歌落到红小兵报社编辑张福奎手上,张福奎一看,小学生写的,不错哦。于是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在1970年《红小兵》画刊第3期发表。说来也巧,上海第六玻璃厂19岁的青年女工金月苓买了《红小兵》画刊,发现里面有金果临写的儿歌,她为他高兴。他俩是亲戚。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,激发了金月苓原本就有的创作欲。那时的金月苓正在自学作曲,为单位的“文艺小分队”写歌。她喜欢儿童,还为画刊里好多首儿歌谱过曲,并投过稿。这次她也把谱好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投给红小兵报社。

张福奎接到金月苓谱曲的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,轻哼一遍:好听,喜欢。到钢琴上弹两遍,更好听更喜欢。他兴奋地请一位懂音乐的朋友听一下这首新曲,那朋友听后觉得在当时,这首曲子洋腔洋调,不合潮流。这让张福奎忐忑不安。红小兵报社编辑张秋生给予张福奎极大的支持,他说:“这首歌是我报社选用的,有什么问题,我们报社负责。”隔天,张福奎就登门和上海市出版革命组(现在的上海音乐出版社)的编辑兼儿童作曲家汪玲商定歌稿。

张福奎见到汪玲,开门见山:“您看看这首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,是否有点洋腔洋调?”汪玲轻唱了几遍后说:“东西方音乐区别在于:东方重旋律,西方重节奏。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旋律美,节奏感强;音域只有9度,演唱的适应面广,儿童特点非常鲜明。”当天,汪玲就把对儿童歌曲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的看法,请示终审任大霖。任大霖信任汪玲:“你是儿童歌曲专家,你定。”

如今已是著名作曲家的金月苓,回想自己踏进音乐殿堂的这第一步,情不自禁由衷地感谢张福奎、张秋生、汪玲等前辈,说是由于他们的认真,用专业态度对待每一首儿童歌曲,她的处女作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,才能于1970年9月登载在全国发行的《红小兵》歌曲》里。

1971年10月1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题播放了《红小兵歌曲》里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(金果临词/金月苓曲)《火车向着韶山跑》(张秋生词/薄兰谷、程金元曲)等几首儿童歌曲。依据金月苓的回忆,北京小朋友当年是按专家审定的版本传唱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的:“我爱北京天安门,天安门上太阳升,伟大领袖毛主席,指引我们向前走。”1972年5月1日,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北京中山公园游园会上,拍摄了小朋友表演的儿童歌舞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从那以后,这首歌就流传于全国了。

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由来

徐奋



有独特的收获。

有人说,共读不只是在读一本书,更是和一位自己原本无法见面而有趣的灵魂在空中相聚;也有人说,共读更重要的是透过书里的镜子,反观自己内心,做更真实的自己;更有人说,共读,就像同伴支持互助,在分享中激发自己,在聆听中启发自己,成就彼此。

《幸福的勇气》里有句话,“书是通向世界的大门”。在阅读路上,因为灵魂相近,所以才需共读共鸣。阅读可以是一个人的美好,更可以因共读而体会到尤为绵长、丰富的书香。

十日谈

共读一本书 责编:郭影

明日起刊登一组《我看上海文化品牌》,责任编辑:朱光、吴南瑶。